





晁文元公逸事



晁迥字明遠宋真宗嘗稱為好學長者知貢舉真

宗賜詩云必以權衡求實效莫教蓬華有遺材

西崑薦倡者十五人迥其一也景祐中為翰林

學士卒謚文元子宗慤康定中亦為學士一夕

草將相五制卒謚文莊本朝父子掌制誥國初

至熙寧元年凡九家而文元六莊其一云氏族

及春明
退朝錄

晁文元公諱迥字明遠澶州人也幼從王禹偁學

太平興國五年進士至道末擢右正言直史館

知制誥入翰林為學士加承旨眷禮優厚天禧
中祈解近職判西京留司御史臺居六年請老
以太子少保致仕終少傅年八十四文元謚也
國史云公樂易淳固守道甚篤雖貴勢無所摧
屈嘗言歷官臨事未嘗挾情害人以售進保全
護固如兔髮膚之傷真宗數稱其長者楊億謂
其所作書命得代言之體李獻臣亦言服膺墳
典耆年不倦少遇異人指導心要不喜術數之
說疑文滯義須質正後已文章典贍書法楷正
時輩推重自唐以來世掌誥命者唯楊於陵及

見其子晁氏繼之延譽後進其門人如宋宣獻
晏元憲李邯鄲皆世顯人集皆自有序及李遵
勗後序自經兵亂六世圖書焚棄無子遺法藏
碎金世傳竄廣先得之於趙郡蘇符昭德新編
則得之於丹稜李燾道院集要則得之於知閭
州王輔耄智餘書則得之於眉山程敦厚理樞
則得之於澠池眷中文獻通考

文元公謝事燕居獨處道院不治他務戒家人無
輒有請惟二簋以時而進既畢即徹若祭享然
子宗慤擢正字易章服詣謝公亦不顧其夫人

嘗密覘之但見瞑目端坐鬚髮搖風凝然若木
偶嘗有詩云鍊鑛成金得瑤珎鍊情成性合天
真相逢此理交談者千百人中無一人是氏客語
晁文元公天資純至年過四十登第始娶前此未
嘗知世事也初學道於劉海蟾得鍊形服氣之
法後學釋氏常以二教相參終身力行之既老
居昭德坊里第又於前為道院名其所居堂曰
凝寂燕坐蕭然雖子弟見有時晚年耳中聞聲
自言如樂中簧始隱隱如雷漸浩浩如潮或如
行軒百子鈴或如風蟬曳緒每五更後起坐聞

之尤清徹以為學道靈感之驗今人靜聽類亦
有聞此聲者豈晁固自不同耶或云晚嘗自見
其形在前既久漸小八十後每在眉睫之間此
尤異也石林燕語

晁文元公博觀內書不徒力行復勤於撰述以開
導後學其書曰道院別集曰自擇增修百法曰
法藏碎金曰隨因紀述曰耄智遺書余嘗徧閱
之謂名理之妙雖白樂天不追也輒刪重複摭
集精粹以便觀覽云文獻通考

蒙示晁文元法藏碎金亦未見之書也文元宦成

名立宗向佛乘又以莊老儒書會而為一尤喜
向子平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之說一卷之中三
復其言信乎有得於其間也其讀之終篇稍識

歸宿之處別具稟扣孫尚書只讀與鄭大資億年

法藏碑金九十卷遠祖文允公天聖五年退
居昭德里而作也公酷嗜書及貝篇有得輒
書於所述甚富有翰林集道院別集昭法新
編隨因紀述自擇增修而法老知餘言理樞
十數種碑石之作其義意頗密三教執樞契
要妙契真詮向予但於類書中見其片言集

謬心殊愛之而徧求全本無從得嘉靖乙巳

春三月奉 命入典 綸誥得盡窺中秘書

蓋咸勝國時收宋故物我 國相摺戈之後

因以儲之報閣也偶君一厨是書適在中

以躍然矣嘗珙璧之獲沛審字畫多忌北宋

廟諱知為宋刻無疑因私錄而藏之嗚呼故

物遺石昔人猶知寶存謂茲但物石之倫已

哉

嘉靖丙午仲春翁孫琛頓首謹跋

法藏碎金錄卷第一

光祿大夫太子少傅上柱國澶淵晁迥

子爰自弱齡逮茲暮齒探古聖之域闢衆妙之門涉
獵儒道諸經必也考求微旨脩身慎行著爲箴規又
於貝典詳觀了義法喜融液映奪居多倦聞世諦不
爭戲論洞見至理新新無窮然知撫心馴柔道所由
致而且揮翰祖述志未能忘暨挂冠之後棲息乎浚
都昭德坊之舊居別葺靜齋翛然獨處素所樂欲習
以成性手不釋卷筆不停綴貫微臻極深入骨髓消
憂釋結大沃襟靈雖患思繁亦慶緣熟斐然章句聯

翩衍溢開陳有補弗忍遐棄衆製詞律存乎別集每
分類例頗煩命篇自今聽覽機會或該演勸屬文導
意靡拘詳略片言鱗次混而編之數無預定與盡當
止奉法寶而推美非小智之自矜故名之曰法藏碎
金錄內有意涉重出積習之故前輩亦爾不復刪簡
若其束於教者或以迦談見誚亦無憚焉不能以外
妨內也時天聖五年丁卯歲季秋望日序云爾天聖
九年仲冬月稍量字數分爲十卷

定慧之法宜知至理仍令均濟二者相資何謂也凡
言定者貴乎澄明之定勿入頑空之定定而無慧譬

如石人木偶雖不動而奚爲凡言慧者貴乎安詳之
慧勿肆輕狂之慧慧而無定譬如雲電風燈於日照
而何有混而爲一曲盡其妙

至信發外之著者可以貫金石蹈水火密行積中之
深者可以動天地感鬼神其次權實隨宜外順世間
之法得中而不失其正者上也

凡諸識想之數內妄也名物之飾外妄也人能去二
妄之惑詣一真之理久於其道何以加焉

良將御兵多多而益辦方略有餘也大士御情亦多
多而益辦智慧有餘也萬緣紛紜一心曉了道馴致

而善應德日新而無窮默識冥符豈凡庸之可及
啄食之禽善驚畏而疾起虞繫捕之奄及也涉境之心
善驚覺而疾止防流宕之忘返也內習之士宜乎知
此此言雖小可以喻大

大乘四法經云求菩提者當修四法一者發大菩提
心寧失身命不應退轉予今於此四法之中止舉第
一之法詳其語意因知菩提心至精至妙雖身命至
親至切若比菩提心猶是外物予久知菩提心之義
卽是真正本覺之心也唯此心字方是真我其餘我
所節次踈遠窮到此際彌歎已之道孤矣

東方之教以言行爲本言顧行行顧言處世之第一
義西方之教以理性爲本理合性性合理出世之第
一義擬象經語垂文導意古今之人一也勿以榮陋
爲蔽

予觀寶積經第一百四臨末有語云若彼比丘於一
切法但取一行極隨順者所謂無生是爲禪行予詳
此語若有的然明禪理而學佛法者止用此一科足
矣諦觀悠悠萬事無不是空智者一以貫之歸於無
物事來于我我皆應之以無生無生謂心不起念譬
如物觸虛空有何妨礙隨順謂物我皆如無所違逆

故圓覺經云照了諸相猶如虛空此名如來隨順覺性是也此無生法是禪中一行簡當臻極之處何必以多爲貴者

無上妙道實超諸有上上智人了透一切法不住一切相心如虛空自然無礙何以故心住於相卽屬有法予歷觀經旨大率以此爲根極

議處世之士當以才行兼備議出世之士當以理性相符此外云爲資其崇飾者也

順違二境俱爲纏縛順則生愛結細業而難解違則生憎結麤業而易解有大智力方能擺脫之也

學道之人須由觀行息心達本貫微洞密謂之觀收視反聽忘情契理謂之行觀行明備根力堅深入道法門此當樞要

諦觀物情大率以僞爲智邪爲樂不知至人以真爲智正爲樂僞邪多真正少自古而然豈非流轉浩劫中宿習猶存耶

忘自身之至親營他事之至重徇不急之多欲踐不測之畏途非智眼觀焉能洞見

夫日月有晦明陰陽有舒慘天之常道不得不爾施之于人蓋其類也其樂滿志理或難勝間以鬱然固

當如是

釋迦氏捨去王宮入雪山修道六年而成不戀富貴之樂其果決也如此慧可斷臂立雪求法於達摩不顧支體之苦其懇切也又如此因原佛理精真殊勝可歸仗也何如哉

人愛萬金資用以爲我所何如萬行莊嚴以爲佛士夫深於妙道者始可與之談此理苟失言於不知者必大笑其迂闊也定矣

窮理盡性易義具矣予嘗因此四字別有所陳夫剖析至理有淺深次第淺者及於名深者及於身深之

又深者及於心心由性生必若窮其理之盡處極於性而後已故曰窮理盡性

予有法喻密獲二寶其一曰如意淨明珠圓而照能破一切昏暗而珠無染著此喻不惑之智其一曰降魔金剛杵堅且利能破一切障礙而杵無虧損此喻不退之志持用二寶天下無敵何往而不至哉其後因看寶積經第一百二十內有金剛杵如意珠二物之名予喜暗合

衆生之名本有空寂安樂之體臻其極者此名涅槃本有靈明照了之用臻其極者此名菩提既是本有

何假外求又緣棄本逐末迷失久矣固當啓迪懷柔
須有穎悟之人師資授受

一切之形形本無無而有生有生則有化滅有化滅
則復歸於無也定矣一真之性性本有有而無象無
象則無化滅無化滅則常存其有也定矣不有之有
名曰妙有不空之空名曰真空妙有真空其體一也
夫良藥所以去病加之信重則易服必由誠感而其
効彌應妙法所以去迷加之信重則易入必由誠感
而其道彌勝是故切於去迷而見性亦如切於去病
而保命

儒教之法以正身爲深切勿求其名而名自得矣道
教之法以養生爲深切勿求其功而功自成矣佛教
之法以復性爲深切勿求其證而證自知矣是三省
率以無心而然也

中智以降得地成勢下必趨勢而動色上亦乘勢而
變態其理所至自然而然達觀了知不當驚異

儒教本於名與儒教本於理與性儒教大意修已成美
善之德不許伐其德佛教大意清心得微妙之相不
許住於相至論概舉深學當知

夫萬類萬形形必不同斯可見矣萬類萬情情亦不

同固當然歟人心如面安可同也有一不同於己已
卽非之若以理斷曲反在己

前漢書有陳大道之要去健羨黜聰明予嘗三復其
言深以爲然夫去健羨則無貪欲黜聰明則反真素
人能行此六字亦足爲越世出塵之士矣

予有宿志者二焉其一欲得解去名利之場獨歸自
得之場不被仕宦所拘今則已遂志矣其一欲得解
去分段之身別生意生之身不被造化所拘未知果
能然乎

予常愛白樂天詞旨曠達沃人曾中有詩句云我無

奈命何委順以待終命無奈我何方寸如虛空夫如
是則造化陰騭不足爲休戚而況時情物態安能刺
鯁其心乎

夫形之壯衰隨時而變理之常也萬一不變此乃神
僊之流情之順違隨勢而變亦理之常也萬一不變
此乃聖賢之流形之與情若責以盡與神僊聖賢爲
比不亦難乎

予自問曰晚年學道日課何如哉自對曰動則觀書
以廣智求出世之階差靜則息念以存誠恐涉境而
流宕如此而已餘無所能

昔向子平有言曰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未
知死何如生耳予因思莊子云以生爲附贅懸疣以
死爲決疣潰癰列子云善哉古之有死也仁者息焉
不仁者伏矣亦可知矣

晉山濤不知山簡父不知其子也王濟不知王湛猶
子不知其叔父也而況他人之踈遠乎士之屈於不
知已據理據當然何恨之有哉

觀練之法我今自陳其觀也見諸相之本同色空如
一其練也勤守中而不失心息相依率是而行以爲
日用

吾常諦觀一切因緣有合有離一切情識有起有滅
親踈順逆愛憎是非雜然交并混而成世新新之事
與日無窮身心之苦何有紀極其或萬萬數中有一
大達之人越世高蹈特立獨行出此方域之外者其
人智力何如哉

彼至人者角立傑出智了一真餘惑不能障其明心
住一境諸念不能奪其志不挂名利之網不繫嗜欲
之餌我今誓願師之服膺終老而已

有名有色隨造化之遷革無色無名亘古今而靈明
誰曾究此徒自負於豪英

人間有三大事皆無可奈何須歸委順而已謂身也
世也劫也人之自身生之始不能知化之終不能知
無可奈何此委順之大者一也處於世則有因緣之
善惡身心之苦樂無可奈何此委順之大者二也又
說浩劫運數中則有陷歷陽之地居人變水族之類
鑿昆明之池胡僧辨劫灰之理無可奈何此委順之
大者三也唯聞別有至神至聖之人超出此三事之
外無能及者故謂之大雄氏

顛倒之心反掌成菩提譬如迷路之人忽爾醒然見
其路覺背所趣卽時旋踵先迷後悟之速非反掌而
何苦惱之心反掌成涅槃譬如憂事之人忽爾聳然
聞其事得遂所志卽時開懷先憂後喜之速非反掌
而何

一氣幻化而生形形之妍醜不一也一性幻化而生
情情之善惡不一也自古而然無可奈何唯聞大雄
氏之法至深至大至微至妙超出二幻化之外此明
復其理性之根本非在末迹孰有智識論議之勝過
於此乎豈敢以區區所見臆斷其事也

佛書中說安樂行予今引儒書比類儒書云君子居
易以俟命此是安樂行小人行險以徼幸此是不安

樂行

夫學道之人在乎智力兼備何謂也設使觀慧明了見法指歸此名智也須得妙心精密入佛境界此名力也智力相濟爲兩足尊苟或止務高談斯則未爲了義

西方聖人垂法詳悉有大善利不可非也於幻化中明一切空不執爲有雖賢愚異貫皆見其空矣於虛空中立一切法不落於空深智之士信知其法妙矣終使人離空有二邊之見出輪環大苦其理如此其能仁也何如哉不達之人若以世間法比方致詰何

可與之論議哉

吾自省已頗能推窮至理直詣精深之處唯有情累懸懸未到豁然安穩之處力量如此

畫工之格致高妙有能注思落筆傳神寫照而逼真者文士之格致高妙有能致思落筆窮理盡性而臻極者此二事頗相類也吾常覽唐賢著述有陳心法宗趣而立言穎利明白擊出大意使其曉暢文義者了了見妙道之源信知才俊精敏有資助發揚之力今之僧俗所談分禪辨律中相予盾各執其末不究其本但目作者之詞曰文章也非禪話也吾所不取

吾能大和會一以貫之爾

吾能了知身心世三者本從虛妄中有而終歸於空此則吾自斷之以智也既知之則一切念慮徒有憂勞而無所濟者當令不生此則吾自濟之以力也此是出世智力與世間智力不同若霄壤矣

予自陳頓悟漸修之說各有二焉予知一切之有都屬幻化者無不終變滅此為頓悟之一也唯一真法界散而為萬靈者決定無變滅此為頓悟之二也此二頓悟既明而不昧者悲苦惱之念無人無之自省了達已久今更自覺當以理遣此為漸修之一

也常樂我淨之道唯大雄氏能然自省信重已久今求日益當務馴致此為漸修之二也此二漸修有進而無退者也內省詳求樂欲所趣如是得非宿習使然乎

予觀釋氏之書而有一經一論各言無生之法簡妙大同合而敷演可以足用寶積經中有說云若彼比丘於一切法但取一行極隨順者所謂無生是為禪行摩訶止觀論中有說云小乘對治如應病用藥藥必兼備大乘對治祇用第一義諦如阿竭陀藥能治眾病其語云空無生中誰是煩惱誰是能治但以無

生一方徧治一切此文極略須善取意予博考諸經
諸論大約盡是修行出世之法若得其樞要之處何
須廣覽今據此經指陳極隨順之理又據此論指陳
善取意之理並在無生之法而已其爲精當何以加
焉必能觸境無生則所謂盡善臻極矣

世間俗士而爲名利纏縛嗜慾纏縛其身不得自在
而致敗壞小乘人又爲空纏縛法纏縛其心不得自
在而有障礙唯大乘上乘人免此二纏縛謂之解脫
身心俱自在無敗壞障礙得出世之樂名曰涅槃
今談禪好以隱晦爲深密予之談禪好以顯暢爲親

切雖談者隱顯不同而道之本源則無異也

予今自思晚年内習雖窮理盡性務極於精研而澄
神定靈未臻於純熟疑善根之宿植期勝果以圓成
聊用披陳亦非矜伐

衆緣之累須以道斷理遣一真之妙須以馴致冥會
略舉大端智者善自求之也

夫醉者墜奔車而不傷全其外也乘蕩舟而不懼全
其內也故先賢頌酒德贊酒功稱其美利蓋非徒然
苟或遂肆沈湎自貽諸失前言作戒抑又深切
或問予曰先生不從遊賞之朋不設歡娛之具闔扉

燕處何以銷日子對曰老夫致政之後適意居多
觀練薰修獲溫尋於妙道棲遲偃仰遂頤養於天和
自便衰軀更無他想至寒暑之來往歲時之代謝任
彼運行而已與予了不相關

約已自修立爲條教所學無主之法或遇習氣欲爾
而生我當記之卽時而止所學安住之法未果全然
安住我當隨其緩急量力而住新新之智其理可書
而旋復忘失惜而求之再縈心緒我願不復追思又
欲禮必逮情常念彌縫其闕斯乃世間之法耳學出
世法抑亦相妨自今亦安無可無不可縱心浩然而已

予於晚節勝進彌堅歷觀莊子微言兼采楞伽妙法
吉祥止止但務於心齋正智如如自符於成相道釋
二典真實同歸夫何末流安有分別

我立一志自學無生法忍入道權輿此乃小乘獨善
之利也佛度四生盡入無餘涅槃成功臻極此乃如
來兼濟之利也力量殊致固當如是

儒家之書大易爲首有象本中乾坤道家之書老子
居最無名始於天地二家之說率以此爲造極矣若
引佛書言之空生大覺中如海一漚發又據譬喻則
天地乾坤沙界之一沙也

學道不易爲師亦難學道之人性有優劣上根之士
來學則師逸而功多下根之人來學則師勞而功少
譬如良駒駿利見鞭影而疾行駑馬鈍頑受錐鋒而
不動

予於悟修自能和會研覃乎定慧之學參驗以老莊
之書設使遵老聃之言練谷神之粹契莊子之說發
天宇之光二教指歸有何差別

夫事君者不可以二心唯一至忠而已矣至忠則名
光而衆仰道學者亦不可以二心唯一至誠而已矣
至誠則神會而自知

昔向子平讀易至損益二卦乃曰吾已知富不如貧
貴不如賤予讀莊子至巧者勞而智者憂予又知巧
不如拙智不如愚矣此與常情不同唯有深達妙道
者可與言之耳

夫天地中空虛生成萬物而不妨有日月照臨而盡
見身心中空虛含容萬法而無礙有智慧觀察而盡
知真學之人當須具此知見

易曰龍蛇之蟄以存身也吾思據定以寧志又曰精
義入神以致用也吾思乘慧以立法從事於道唯變
所適吾能然爾不求人知

予嘗自思獲其法利少分焉何謂也凝然不動定力也了然常明慧用也鏘然聞和天樂也條然自得道情也合此四妙歸乎一真世間富貴功名未可爭其勝負耳

夫學法之人尤宜洞達雖發疑辨惑始務於從師若榮古陋今則乖於適變予於此道灼然了知精思而究前言觸類而生新意開示悟入佛存方便之門收合凝融自得修行之要但懷宗趣安可講求

予偶自思而言曰夫有財而不能與無財同有學而不能行與無學同予今照了其事不欲落二者之失

姚秦時釋僧肇初以莊老爲心要後見古維摩經歡喜曰始知所歸矣予今信以爲然予初讀南華真人之書因齊物之理自得一法目之曰逍遙大同觀且無一事可爭後讀西方聖人之書因無我之理又得一法目之曰平等大空觀兼無一物可齊由是省己之所學有增長二家之書有淺深矣

夫學法之人必在乎破相觀空見性行道此四次第端如貫珠與我同志應作是念知而能爾斯所謂入佛境界者也

初學道之人念念須有所法觸正念如不及涉智地

也如此觸邪念如探湯避諸趣也如此

予自覺者涓毫法利安住無念之念或時能然獨聞無聲之聲未嘗有絕脂然相契條然自得而已予自以爲麤得少分殊勝但覺聞性彌聰妙音無窮猶未得心如大空中有日月昭融若能到此吾道方隆見可見非常見我見無色之妙聞可聞非常聞我聞無聲之和雖如是言亦無所有也得者當自得不可以言宣

世間法或能捨去大權位者有語云如釋重負出世間法有語云菩薩斷除五事所謂五陰能令衆生足凡夫未知智力志願果何如哉

死相續不離重擔因思二重之累予且於世間法中不重負矣猶於出世間法中欲得離其重擔自念具涅槃經云芭蕉生實則枯一切衆生亦復如是噫予之生子身相已衰又見生孫衰可知矣去身逾遠復憂於孫以道眼觀悠悠斯世

老馬識路猶歸國而不迷老夫識道豈還源而有失雖云耄及自憐智生

施肩吾三住銘序云心常御氣氣與神合圓覺經圓覺章注云心息相依息調心淨予觀兩處之說因知

道家言神仙之術釋氏明禪那之法其理大同矣
已往事勿追思未來事勿迎想見在事勿留念隨覺
而止習以爲常久久彌堅不須多學

世間所愛者不過富貴功名而已若以道眼觀之豈
能勝第一義諦

老子云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又云
湛兮似或存予詳文意所云或似者不敢決定言之
此於世智中得爲高邈唯西方古先生直指顯說無
非臻極可謂出世殊勝之智也

予嘗有晚年勤道自修詩云老來何故惜分陰如月
明虧魄漸侵進道不遑求廣智隨時隨處且冥心因
思自說冥心二字蓋言四威儀中不拘閒忙每遇意
到卽時隨分檢情攝念是也晉書隱逸辛謚傳云冥
心至趣而與古會唐賢白樂天寄訓常州陳使君詩
斷句云勿復問榮枯冥心無不可近代僧俗有名者
詩僧貫休懷香鑪峰道人詩景聯句云冥心同槁木
掃雪帶微陽又齊己山寺喜道者至詩斷句云知住
南巖下冥心坐綠苔又吳融寄貫休詩斷句云若得
重相見冥心學半銖如此之類不可具舉大約冥心
二字謂以其心向晦冥息善入無爲潛符妙道之理

也
我願得天聰明入佛知見以決定信致精進力到涅槃域無退心也

或問予曰子嘗言不求功名不求富貴何謂也予對曰予不求富貴而取樂樂變則苦不求功名而干譽譽變則毀夫至樂無樂至譽無譽此道家之闢域也可以意到不可以言宣問者曰妙矣哉虛往而實歸矣

儒家以名教為親切而道書云士以身殉名道家以壽命為親切而佛書云壽者見度長挈大窮理盡性若非允臻其極何名第一義諦

大覺聖人推為無上尊者何謂也以其豁達大觀洞見形質空言語空文字空名器空大約無數空如是真見無人能及故曰無上尊夫淺識滯泥挾私而爭彼我者亦如夢中所爭及其覺也方知盡空矣而此聖人又特見空中不空此則別論

予思鑑圍燈帝網珠光影重重交相涉入此喻諸佛妙契心心混融非異非同之相也

予晚歲自修協用二法止觀也導引也止念令靜觀理令明念靜理明無生可成導氣令和引體令柔氣

和體柔長生可求此二法諸內外相資之法也
予有二有餘一不足演法無盡意聞和無盡音此二
有餘既盡美矣未得無念心此一不足若得此心又
盡善矣

世間人有二大怖而不怖何謂也在則必有涉畏途
觸禍機以貪冒而致死者事可信亦可見此既可怖
而不怖歿則必有落陰崖入苦海以昏冥而流轉者
事可信不可見此又可怖而不怖夫如是觀其根性
以擇法器萬中無一而與之議出世之法不亦難乎
詳夫止觀二字但以文順而言用隨便宜不拘先後

或先止而後觀也有如臨池府視對止水而影象可
觀或先觀而後止也又如秉燭夜行觀險路而車徒
乃止譬喻易曉明敏當知

夫開示悟入錫智則由乎師觀練薰修致力則由乎
已與我同志當如是解

吾今自約當以先覺智無生忍奉爲頓教實教又以
對治法方便門奉爲漸教權教二者並用其理備矣
予初觀莊老之書其心豁然包太虛而不礙次觀釋
梵之書其心昭然貫微塵而深入所以安貧佚老蔚
爲羲皇上人也

吾居靜境可比華胥國之境吾爲逸民可比葛天氏
之民吾聞和聲可比鈞天樂之聲飲食節約無求所
嗜之滋味寢興順適何須外助之嬉戲不改其樂永
錫難老動與吉會其如予何

眼中不可有一物有則不安心中不可有一法理亦
如是是故佛佛所傳無一法可得

罪人出枷名爲釋放智人出家名爲解脫與其免有
限之拘繫曷若免無窮之拘繫乎

百骸導引貴乎動久久必和柔此道家之妙用也一
心檢攝貴乎靜久久必凝明此禪家之妙用也非二

妙用吾何所歸

內外二定有深淺吾得其淺者矣外有捨名利之心
已能得定內有學禪觀之心未能得定此心若定可
謂卓然而獨立者也

世人貪於我所種煩惱根我願常於佛所種諸善根
此自然智不從外得

孔子云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
求從吾所好予謂先聖所言外富貴身予之所求內
富貴也予欲得華嚴藏百鍊金以此爲富又欲佩祕
密王三昧印以此爲貴夫知可求不可求吾所好也

榮啓期二樂則嘗聞之矣予又別愛三樂以儒家言之予愛顏氏子簞瓢陋巷不改其樂以道家言之予愛莊氏子棲遲一丘天下不易其樂以佛家言之予愛釋氏子生滅滅已寂滅爲樂是三者由外以及內自淺而至深矣

天聖六年戊辰歲予年七十八矣身輕安心清爽竊謂之自覺身心境界但未知楞伽經中所說自覺聖智境界何如耳

佛書之言菩提如道書之言大覺莊子云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是也佛書之言涅槃如道書之言至也如此

向子平讀易至損益二卦乃曰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未知死何如生耳予詳子平學而知之者也而學不兼談止曾汎覽儒書知富貴之爲累不及肥遯之超絕未嘗深究佛書不知生死之爲累不及寂滅之解脫所以有所知而有所不知矣

夫出世入道之法廣大微妙之臻極者非世人所能知故隱君子之書有語云不可致詰古先生之書有語云不可思議豈可以世人情量測度哉智人不當

與之是非鋒起而爭勝負耳

予以為煩惱性空不當過執須以智慧燭理勿與愚夫混同故佛書云以智慧劍破煩惱賊又云以智慧力裂煩惱網又云以智慧火燒煩惱薪是也

禪門樞要惟以無念為宗嘗有學者與予談云不怕念起唯恐覺遲予深以為然因而依韻別作四句續之以自規云覺速止速二妙相宜知非改過遽頌師○唐刺史李繁述玄聖蘊廬十六篇其序有云冀深信照之能度苦后又知有以常相見不在於眼界予因思白樂天有詩云東宮白庶子南寺遠禪師何處

遙相見心無一事時是知至人之相見在心不在眼也
○吾今諦觀人倫一切之形一切之情一切之聲一切之名重重虛妄唯一真之靈謂之實際固當隨緣而過以順外事如理而住以辯內事獨斷在己無以詢于衆論蓋由殘年迅景不可以踈而害親以小而妨大也
吾有二失與道為累觸境小忿焔焔成炎嬰情隱憂絲絲不斷改之為貴唯力是視琢磨至此吾道庶幾論者言養生之道身貴乎勞心貴乎逸予因思之得正為妙身貴乎勞蓋謂勞動之勞非勞役之勞心貴乎逸蓋謂優逸之逸非放逸之逸智人當知其理如是

白樂天酷好遊觀形於吟詠有詩句云留春不住登
城望惜夜相將秉燭遊又有詩云眼看筋力減遊得
且須遊如此之類不可具舉矣予謂樂天所好者常
遊耳予所好者遊可遊非常遊予好列子之遊列子
曰人之遊也觀其所見我之遊也觀其所變謂凡人
唯覩榮悴殊觀以爲休戚未覺與化俱往勢不暫停
予又好壺丘子之遊壺丘子曰務外遊不如務內觀
外遊者求備於物內觀者取足於身取足於身遊之
至也求備於物遊之不至也予詳其意謂人身取象
二儀無有不備大約貴乎反躬觀理心遊於大道足

矣故予好之予於遊觀又好莊子云假道於仁託宿
於義以遊逍遙之墟又好老子云常無欲以觀其妙
予以立意爲宗觸類而長唯變所適下筆不休
吾獲三勝之利其理超然知寡欲之道無大疾疢而
獲康勝見正念之法無大濁亂而獲清勝居不競之
地無大咎悔而獲吉勝此三者自得而已

身相日日變衰心相念念遷謝汨沒浮世誠空自惜
洞見至真之源梵語謂之菩提安住至樂之境梵語
謂之涅槃上智兼該當如是解

予因汎覽究觀具知世爲幻也人爲幻也心爲幻也

智爲幻也何以明之白樂天有詩云幻世春來夢浮生水上漚此言世爲幻也又有詩云生去死來都是幻幻人哀樂繫何情此言人爲幻也圓覺經云衆生幻心還依幻滅諸幻盡滅覺心不動此言心爲幻也圓覺道場修證儀云佛運如幻智慧出谷響音聲說空中風畫言教救攝夢想苦惱衆生還令悟入法性此言智爲幻也夫如是則從凡至聖無不是幻誰能於此重重大幻化之中妄執有法以自苦耶而今而後予當遇物而唯無所將迎順緣而過無所固必未知果能然乎而志願如此

吾嘗覽儒書禮記禮運云人者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又嘗覽道書列子冲虛至德真經云一體之盈虛消息皆通於天地應於物類吾久未感悟及引年致政之後閒居於浚都之舊廬至天聖六年戊辰歲季春月一日之中忽爾先降細雹後作密雪一旬之內而多風不雨吾見本族卑幼屢有微爽康寧者或有咽喉壅閉不利皆經信宿而愈復聞鄰里之家亦如之蓋德玉燭之和而使然也二書之言信不虛矣豈敢自謂學際天人但明氣類果同決定無疑耳因而諦思由於天者旣了知而無悶

由於人者當調護而修之偶書其事徧示諸兒孫俾
之詳究且表古聖垂文設教灼然有據又表吾老年
之學重增精至非孟浪而言也

姚秦時釋僧肇初以莊老爲心要後見古維摩經始
知所歸吾已嘗述之矣復有緒餘之意今續書之再
明理之淺深焉道家所說猶涉世間之法貴乎混然
大同外無一迹可識釋氏所說直是出世之法貴乎
豁然大空內無一法可得具此知見者必能自信自
足彼此無往來定矣

佛書中意不許人偏計之心爲其悞認虛妄無窮重
增太煩也道書中意不許人逆計之心爲其預生勞
慮過當未必果然也二計之失吾當自戒

畏苦愛樂當修福業出世入道當修慧業修慧業者
固不可得修福業不失其正者亦鮮矣

夫悲哀感恚成其性習者道家不許以爲幽陰之病
也鼓發狂鬧恣其娼樂者禪家不許以爲放逸之咎
也離邊得中由己之智

用智之道精之至者可洞貫於人神其道有爲故有
成有敗有所不備焉不用智之道誠之至者必洞貫
於人神其道無爲故有成無敗無所不備焉此則大

槩而言不可剖析者也

向子平所云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予嘗立理爲文因言及此者多矣而未始引證其事有所明據夫二不如此事歷代尤多難以具舉今且以古人富貴之極灼然易見者陳其二人以爲驗焉昔晉石季倫奢豪角勝可以言富矣及乎孫秀矯詔季倫遇害乃歎曰奴輩利吾財此則富不如貧信有之矣隋越王侗留守東都及乎唐公起義兵而東都之臣立侗爲帝仍號皇太主可以言貴矣而遭王世充威勢所迫乃焚香發願曰從今已去不生尊貴家此則貴不如賤信

有之矣

我於一念二念三四五念乃至百千萬念於念念中存其覺慧卽是一佛二佛三四五佛乃至百千萬佛於佛佛所種諸善根圓頓之宗貴簡而速其有妄想水執當使應時融液不歷僧祇獲法身其理如此世間歷任之身則一也考其官業而陟降各各不同出世間法歷生之性則一也隨其行業而升沈各各不同世間法麤或容規求規避出世間法妙如影響之應形聲決定無差也

吾今立言明學人頓悟漸修之喻頓悟如燈來照物

入闇室卽時而洞分漸修如春至融冰積和氣移晷而消盡其理親切誰曰不然

唐相裴公休所作勸僧俗發菩提心文各有條目內有一條勸通圓頓經典有句云金剛圓覺簡妙通明華嚴涅槃廣大具足於簡妙二經最所留意因思金剛經云須菩提聞說是經深解義趣涕淚悲泣又思圭峰密禪師初爲僧在蜀隨衆齋于民家居下位以次受經遇圓覺了義卷末終軸感悟流涕是知二經殊勝大同貫心達性感動之深切也如此予今止未二經名義決定總持以爲智力先以圓覺淨明之

體爲其智此則識心達本其志永不迷永不昧矣又以金剛堅利之用爲其力此則有進無退其力不可礙不可壞矣得此二法守而勿失可自號曰無敵公也我願以無所住心退藏于密令人不可窺測有如季咸善相不能相壺丘子末後之相在列子第二又如大耳三藏得他心通不能觀慧忠國師末後之心在景德傳燈錄第三此相此心無迹可尋故也

予因看景德傳燈錄第十五筠州洞山良价禪師有語云若不體此意何超始終之患直須心心不觸物步步無處所常不間斷稍得相應予三復怡然冥符

宿志乃錄于此以爲法要

勸農墾荒勿責近利責近利則闢土不成何以廣滋殖之業立法垂裕勿定深文定深文則殘人無極何以贊生成之德賢良翼聖明恕居最非其明不能達佐治之本非其恕不能逃始禍之罪唯濟世安民之主暨論道經邦之臣同心而行方期集事

古語有云見怪不怪怪自壞予因擬之別爲兩句語云見魔非魔魔自和

幻身諸病須以藥攻幻意諸病須以理攻病旣去矣其攻卽止

諦觀吾身之未生不知預喜身必有化如何預憂此是覺慧此是理斷其次緣累抑亦浸踈

予問覺道之人曰此物大包太虛爲何百步視秋毫之眼不能覩輕無一毛羽爲何擘太華山之力不能舉彼但熟視於予嘿然而已

學道之人雖曰有心心常在定非同猿馬之未寧雖曰無心心常在慧非同株塊之不動理情體用至論如此

身隨一氣而聚散孰能制也心應衆緣而起滅孰能避也唯燭理之明者善以智力委順裁遣耳

予自謂曰爾能總持三書可以足用讀儒書若能樂
天知命不以世故貽憂讀佛書若能識心達本不以
外緣致撓讀道書若能遺物離人不以衆人同趣既
明且守夫復何求

吾今直指顯說心法簡妙精微之理取其真但得
明了安靜到純熟而已

物有生化心有起滅事有遷變天下古今理之大常
者也達觀熟者不當驚異

凡一百三十八章

法藏碎金錄卷第一

